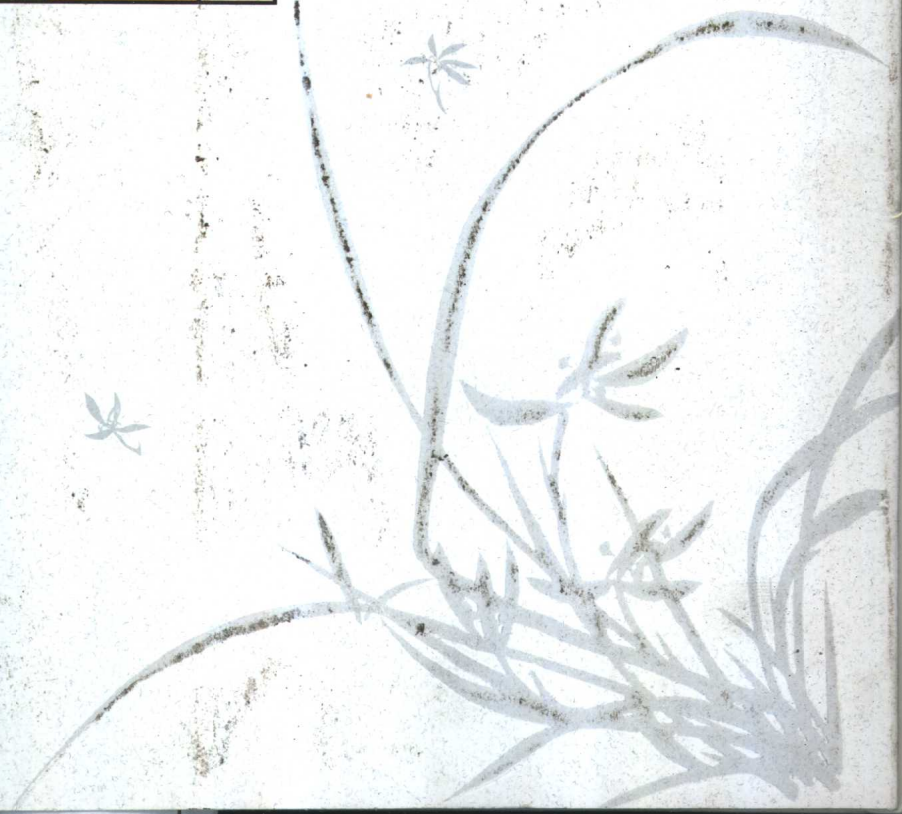


李雷 著

纳兰性德



北京出版社



李雷 著

纳兰性德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兰性德/李雷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5

ISBN 7-200-04892-5

I. 纳... II. 李...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227 号

纳兰性德

NALANXINGDE

李雷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10.5印张 235 000千字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0-04892-5

K·509 定价:22.00元

代 序

午后，入夏以来的第一场暴雨，伴着天边几声滚雷突然倾泻而下。不一会儿，眼前就是一片白雾，地上像是锅里煮沸了的水，冒着白泡。我吃力地撑着伞，沿北京什刹前海北岸那条让雨水浇得湿漉漉的小径缓缓而行。然后，迈进路北一扇高墙环护着的朱红色大门。

大雨滂沱中，这座古色古香的园林式庭院静寂悄然。绿草铺地，花木扶疏。环抱粗的知春柳、苍老的国槐、乔松古桧、悬罗紫藤……而在葱葱葱葱、深翳森蔚之中，朱红色的亭台楼阁、曲廊轩榭时掩时映。一池碧水环园而流，急密的雨丝打在水面，发出有节奏的、好听的音响。

一切都独具匠心，而一切又自然无痕。一切被大雨冲刷得鲜亮如新，而一切又在水气、雾气织就的薄纱里扑朔迷离。

这是座不同寻常的古园。岁月的沧桑更使它蒙上一层庄严神秘之感。说不清它已换了几代主人，但从园子的规模，你便能想像出这些主人的名字一定足以使他们那个时

代的人肃然而立。如今，它已开放为一座故居纪念馆。

没有别的游人。我在水雾氤氲中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它们。

那是两株平常极了的老树。更准确地说，是两株衰老的灌木。三百年的风风雨雨，它已不堪重负。黧黑斑驳的树干弯曲得几乎与地面平行，就像一个被艰辛压弯了腰的老者。枝杈已经稀疏了，只是那叶子在雨打风吹中依然碧绿。

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两株夜合花吗？站在雨地里，我痴痴地望着那树，想透过厚密的雨帘发现什么。可是除了风雨中轻轻摇曳的枝叶外，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那些花该开了呵！”我失望了。

“莫不是它太老了，不再开花？”这个念头一闪，不禁有些黯然。

还是不甘心地找到园艺师，他告诉我，花仍然每年都开，只是今年的在不久前开过了。

“但这怎么可能呢？那首咏叹夜合花的诗，明明是那年的今天写下的嘛。”我又久久地、固执地徘徊在那树下，想找到答案。

“准是过了几百年，地球变暖、花期提前了。”我为自己突发奇想，笑了。失落中多少有些安慰。

我是等了好久，专等到这一天才来的。来凭吊一个人，一位年轻的诗人。

他曾是这所园子的主人。三百多年前的今天，也是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也是在这所园子里，就在这两株灌木前，他与友人聚宴酬唱，写下他生命中最后一首诗《夜合花》，便一病不起，七天后告别了人间。

他仅活了三十一岁，不，还不满三十一岁，刚刚而立之年。恰似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华光异彩，却瞬忽即逝。然而那生命的璀璨美丽，那诗章词篇的忧伤而挚情，却永久地留下了，让他身后的人为之哭、为之歌……

又一道闪电，接着，一个炸雷。雨，更猛烈地从天而降，像是在哭泣那颗睿智又忧郁的灵魂。夜合花在风雨中沙沙作响，像是在低诉那个凄美动人的、关于一个生命的故事。

笔者

1992年6月24日

于北京宋庆龄故居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生命 /5

- 一 同年降临人间的两个小生命 /9
- 二 浴血沉浮的家族 /14
- 三 何样双亲 /21

第二章 青春 /31

- 一 被寒疾困扰的孩子 /34
- 二 翩翩诗才一少年 /39
- 三 初恋之谜 /46
- 四 “万春园里误春期” /57
- 五 “红药栏边携素手” /65
- 六 神驰心仪汉文化 /68

第三章 尘缘 /87

- 一 “不信道，遂逢知己” /92
- 二 肝胆相照重然诺 /106
- 三 片时春梦归逝水 /127
- 四 绿水亭畔的际会 /139

第四章 困惑 /153

- 一 金殿玉阶，个中冷暖和谁道 /157
- 二 骤变的诗心 /170
- 三 等闲离别黯伤魂 /189
- 四 万帐灯火中的失意客 /200

第五章 叛逆 /213

- 一 惴惴有临履之忧 /215
- 二 “醒也无聊，醉也无聊” /224
- 三 万里西风瀚海沙 /239
- 四 “愿学海鸥，闲飞闲宿” /253

第六章 早殇 /263

- 一 最后的行旅 /264
- 二 “落花如梦凄迷” /281
- 三 一宵冷雨葬诗魂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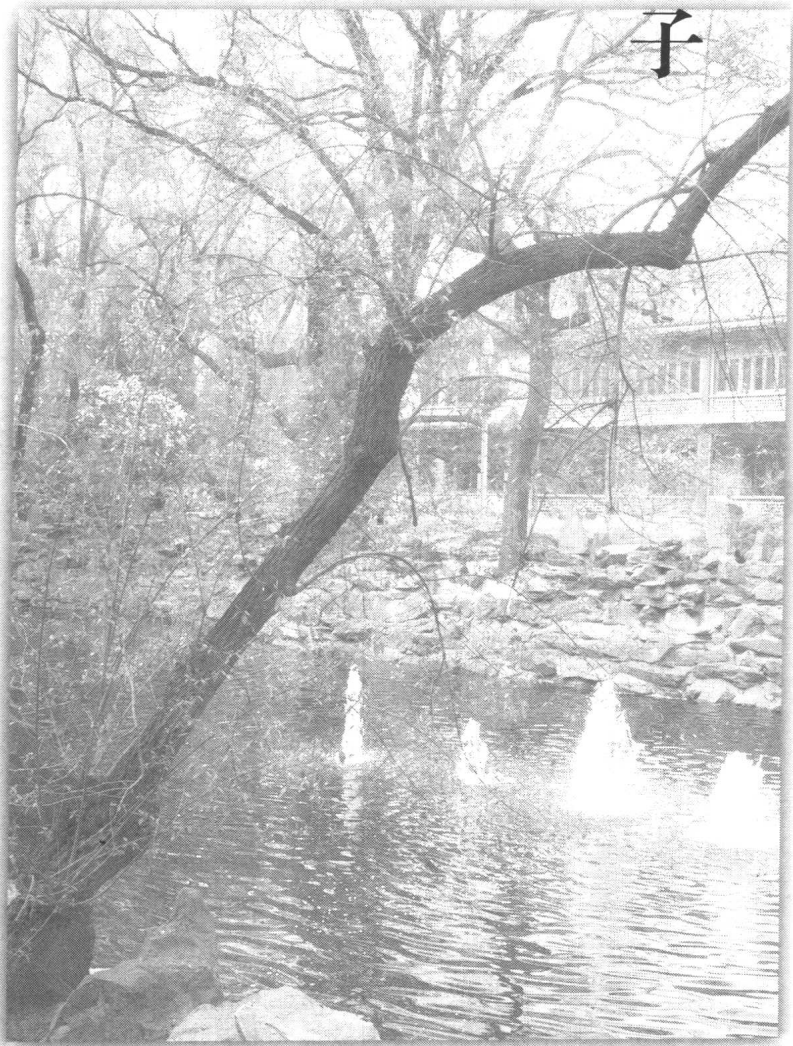
尾声 /303

- 画面一 顾贞观，辍笔谢知音 /304
- 画面二 明珠，风烛残年的凄凉 /307
- 画面三 笔者，龙湾予河畔的萦思 /312

再版后记 /317

引

子



明珠府西花园内纳兰性德亲自栽植的“明开夜合花”树

他病倒了，病得很重。

夜，犹如漆黑的大口，吞噬了周围的一切。窗外，雨依旧不紧不慢地下着，从傍晚一直下到现在，仍没有停的意思。细密的雨丝摔打在屋顶、树梢、花丛或跌落在地上，荷塘里，撞击出沙沙的响声。

往常，他最喜欢雨了。园子西南角的假山上那座别致的扇形小屋，就是他的“听雨轩”。

雨，该是大自然多么慷慨神奇又温柔多情的馈赠呵！那瞬息万变的灵动、跳宕，那与造化万物碰撞交融而奏出的美妙乐音，那把所有的一切都包容吞纳进去的神秘朦胧，竟是那么令人着迷。春雨的细润无声，梅雨的如丝缠绵，秋雨的似泣如诉，初冬雨雪交加的冷寂凄迷，都是如此富有韵味儿，那感觉如诗、如画、如梦、如幻……你会喜、会忧、会怅然、会遐想、会无端涌上思绪万千……特别在这盛夏之夜，倾泻如注的暴雨，荡涤掉白日的喧嚣燥热，伴着烛光，一卷好书在手，耳畔响着雨啸雷鸣，一阵清爽之气渗透全身，那感觉真好！不由不让你心头涌上一种柔和温馨感动。

可现在，他，纳兰性德正靠在睡榻上烦躁不安地转动着身子。他在发高烧。眼看就进入七月了，他还裹着一床挺厚的红锦缎被却仍止不住地打冷颤。药早吃过了，没有发汗，体温还在上升。头痛得像要炸裂一般。

漫长的夜，恼人的雨。

幽暗的烛光一闪一闪的，照着他烧得通红的面颊。他合着眼，真想睡一会儿，可意识被烧灼着，格外活跃。

“雨真大，那些花儿不会被打落吧？”听着雨声，纳兰性德惦念起窗外那两株“明开夜合花”，它们刚刚开花呵！

其实，那夜合花树，实在称不上树，也算不得花。这种本名卫茅，俗称“鬼箭羽”的落叶灌木，真是太普通了。北方的山坡土丘，沟沟岭岭，甚至村落乡野的道边路口都随处可见。样子平常得不会让人多看它一眼。

可是，纳兰性德喜欢它。这两株就是他特意让人从西山那边挖回来，他亲自栽在西花园这座房子前的。

与园子中那些奇葩异卉、贵树珍木相比，它太不起眼了。可是这并不妨碍它和别的树一起蓬蓬勃勃地生长。这两日它们竟开花了。那些花朵可真小，仿佛还害羞似的躲在葱绿茂密的枝叶间，可因为多，竟也星星点点缀了一枝梢。看上去，白绿相间，煞是可爱。若在姹紫嫣红的春天，谁也不会注意它的存在。可它聪明地避开百花争艳之时，在夏日的浓阴中悄然开放，那一小朵一小朵的洁白，虽无浓艳，但却别样幽芬，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倒真有一份脱俗的美感。最有趣的，这小花竟有些像人，白天活活泼泼地开放，晚上却要安眠，那一对一对小小的花瓣一齐合上。为了这个，人们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明开夜合花”。

“这小东西怪通灵性的。”纳兰性德曾几次惬意地提起它。他喜欢的正是这一点。

“阶前双夜合，枝叶敷华荣。疏密共晴雨，卷舒因晦明……”不知怎的，脑子里就跳出几句诗。这不是白天和

朋友们在庭中题咏夜合花时自己写的吗？

“白天，白天……”他竭力回想白天的事情，让高烧折腾的，那白天仿佛已经是遥远以前的事儿了。

顾贞观(字华峰，号梁汾)、姜宸英(字西溟)、梁佩兰(号药亭)、吴雯(字天章)……一张张熟悉的脸在黑暗中闪过，倏地，又消失了。

“梁汾，你们在哪儿，在哪儿？”纳兰性德实在想不起朋友们什么时候都走了……

“影随筠箔乱，香杂水沉生。对此能销忿，旋移近小楹。”又是那首诗，“对此能消忿，真的能消忿么？”一阵剧烈的头痛，伴着眩晕，他的思维无法连贯了。

屋外，天仍然黑沉沉的，雨似乎还在下，已经小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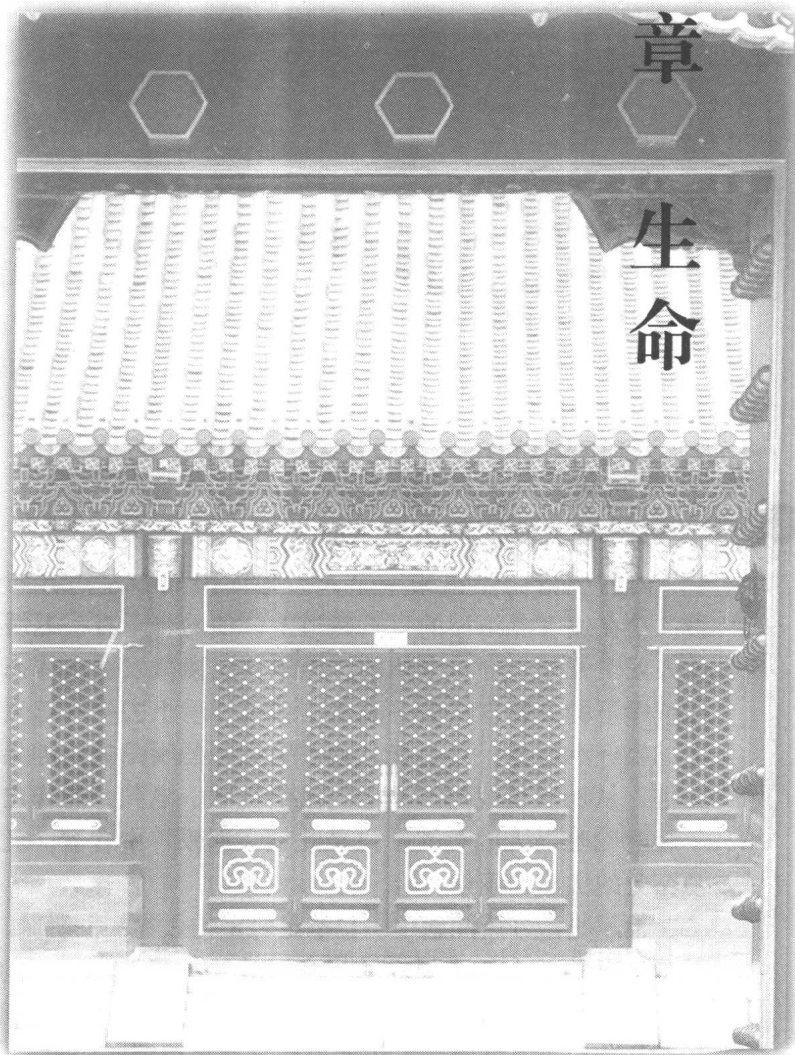
4 “当、当、当……”硬木条几上，那架雕花的精美的西洋自鸣座钟一连敲了七下。已经是清晨了，被高烧搅的，他竟一夜未合眼。

家僮出去了一会儿，回来说：“那花儿还好好的。”

“这就好。”纳兰性德长舒一口气，疲惫地合上眼。

第一章

生命



明珠府邸

两天的透雨，紫禁城的拂晓被洗得清爽亮丽。

薄纱般的晨雾悄然散去，笔直的中轴线上一座座华丽的金殿碧宇，四周围勾心斗角又错落有致的龙楼凤阁，一下子全鲜亮亮地跳出来。金黄的琉璃瓦顶，暗红色的宫墙，大红的窗棂廊柱，光洁的汉白玉围栏……整座紫禁城沐浴在灿灿的朝阳下，夺目辉煌，美极了。

天空没有一丝云，蓝得澄澈透明。

一个勃勃有生机的夏日的清晨。

内宫乾清门里出来一个人，他向南面中左门方向走去。踏在还有点雨渍的青石砖道上，他的步子有些迟缓。这人五十开外，一身合体的朝服罩住已微微发胖的体态。红缨帽下的方脸盘嵌着一副慈眉善目，看上去平和尊贵。可如果仔细端量，还是能从他那紧抿着的嘴角透出的果断自信，从那双精锐的目光中射出的机敏、老到，想像出他年轻时咄咄逼人的英气。只是此刻，那眼神中含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和疲惫。

他就是当今康熙朝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明珠。

这条路他太熟悉了。从先皇帝顺治的侍卫到当朝的太子太傅，他已经在这里走了三十多年。这青砖大道平坦宽敞，让他感到非常舒服，走在上面那么平稳踏实。

可今天，这路忽然显得这样长，步子居然重得抬不起来。

刚才，在乾清宫启奏完毕，康熙皇上又向他询问起纳兰侍卫的病情。其实两天来，皇上已经多次派御医、侍卫去他府上探望。明天，皇上就要按每年的惯例，起驾去关外避暑，他似乎还不放心，嘱咐明珠要一日三次派人向他禀报侍卫的病情，皇上那张年轻的脸上挂着关切、眷顾，宽慰明珠太傅要保重，不可过于忧虑……

谢过龙恩，明珠退出乾清宫，心里仍是沉甸甸的。他怎么能不着急呢？他心爱的长子高烧不退已经是第三天了。

他的眼前浮现出长子纳兰性德那张英俊清秀的脸，脸上挂着他熟悉的微笑。忽然，那微笑消失了，换了一张苍白、憔悴、被痛苦扭曲的脸。明珠像被什么绊了一下，脚步乱了。他下意识地做着调整。多年来，他已经能准确地用相同的步距走完这段路。如果数一下，准会一步不多也一步不少。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好像也是为了调整一下纷乱的心绪。可他此刻沉郁的心境一点儿也没有被周围清新湿润的空气感染而变得明朗起来。

一缕强光，透过建筑物间的空隙射了过来。明珠下意识地眯起双眼，原先晃动在眼前的影像一片模糊：英气勃勃的、憔悴痛苦的脸全不见了，一张粉红、稚嫩、灵秀、漂亮的男婴的小脸却跳了出来。明珠一下睁开被阳光刺得眯起的双眼，他想实实在在捕捉住这个幻觉。眼前什么也没有，可那张可爱的小脸再也赶不走了。那是三十年前，就已经深深印在他脑海中的孩子的脸。

三十年前、三十年前……

“太傅，中左门到了。”一声低低的呼唤，提醒着他。

中左门外两侧，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千人。每日明珠

去乾清宫奏事，各部院的满汉官吏，还有他的心腹，便自觉地列队在中左门外俯首直立恭候。这情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早已形成了一种习惯。每回，他都要在这儿驻足多时，或者与下臣商议处理政事，或者与官员们传递交流着宫廷的情形，或者与心腹们密谈，或者仅仅是随便闲聊几句……这个时候，总是明珠心情最舒畅、思维最活跃、处理事情效率最高的时候。他喜欢这种被人簇拥着的、人们对他俯首听命、一呼百应的场面。

可今天，他的注意力无论如何也集中不起来，思维仿佛已经停滞。儿子小时那张可爱的小脸总恍恍惚惚在眼前晃动。两侧的文武官员仍然俯首伫立，有人行了礼，却没有人走上来问安。他们都听说了纳兰侍卫病重的消息，他们知道太傅此刻的心境。

明珠的脚步仍有些黏滞，但没有停下来。他好像没有看见站在那儿的人群。目光越过他们，散漫地注视前方，径直走了过去。他甚至没有向左拐到武英殿，他那平日办公的地方。而是木然地继续往前走。他要赶回家，他实在放心不下被高烧困扰着的儿子。虽然纳兰性德发烧是常有的事，可是这次来得如此凶猛，且迟迟不发汗、不退烧，还愈来愈重，却是不曾有的。一种不祥之感忽然从心底浮上来……

午门外，明珠的贴身仆从安图，早等候在那儿。他把太傅搀进一架四抬绿呢红布围大轿。轿子匆匆地向北城而去。

太阳已升得老高，被阴云遮住了两天，它现在要报复似的，加倍地把自己的热力洒向大地。潮湿的空气经骄阳的烤晒、蒸发、升腾、消散。天，燥热燥热的。

明珠全然不觉，他把头靠在轿背儿上，疲倦地闭着

眼。儿子小时那张漂亮的小脸就在眼前晃动。三十一年前……明珠的思绪随着轿子的颠动，飘飘忽忽，飘得很远、很远……

一 同年降临人间的两个小生命

公元 1654 年，顺治十一年。

大清国迎来了入关后一个平静之年。平静得好像没什么可记述的。可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生，这顺治十一年，至少对大清王朝来说，就变得非同寻常了。

据记载，这一年的三月十八日（公历 5 月 4 日）巳时，紫禁城景阳宫里，一声男婴的啼哭，穿透厚密的宫闱，在春光融融的艳阳晴空下响亮地回荡。这时一股奇异的香气缓缓弥漫开去，久久不散。随之，一团五色光雾升腾而起，绕梁穿栋，充盈庭宇……

当朝天子顺治帝福临的第三个儿子、未来的康熙大帝玄烨诞生了。

喜讯传来，福临正端坐在养心殿里明黄色的软缎绣榻上，脸上并没有露出平时就不易见到的笑容。刚刚落地的儿子，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并未感到格外惊喜。对做父亲，他似乎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尽管他已经有了三个皇子。此刻，这位刚满十七岁，从年龄上讲自己还处于青春萌动期的少年天子那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并不太宽阔的胸膛中，完完全全被别的事情占满了。

身为满族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后，大清国的第一任皇帝——福临，在紫禁宫中那把龙椅上已经坐了整整十年了。这又是怎样的十年呵！

当年，父王皇太极驾崩，在叔父与兄长们争夺皇位的